

异乡曲 第二部

YIXIANGQU DIERBU

↓(美)黄运基 著

狂潮

KUANGCHAO

阳出版社

狂 潮

异乡曲 第二部

(美) 黄运基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狂潮 / (美) 黄运基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3.8

(异乡曲第二部)

ISBN 7-5441-2277-8

I . 狂... II . 黄... III .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77215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1

印 数: 1-2000册

出版时间: 2003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吴书岩

插 图: 梁培浩

版式设计: 邹存利

责任校对: 刘 捷 霍明相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24124936

E-mail: sysfaxcn@sina.com

谨将此书献给我妻子——坚，衷心感谢她
在那个最疯狂、艰辛的
年代，以她的坚定不移
的爱心，伴随着我一起
冲破风浪，拨开迷雾，在
崎岖的人生道路上，踏
出一片天地。

——作者



作者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1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太平洋掀起了罕见的狂潮，连四季如春的旧金山也突然变得异常地阴冷，街上的行人蜷缩哆嗦，疾步急行，像要躲过寒风的吹袭。

余念祖正在伏案奋笔疾书，他是有感而发，一口气写了上面一小段文字，思路却蓦地断了，只好怏怏地停下了笔。他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该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呢？他完全陷进了烦恼的思绪中。

一个月前，余锦棠约他为《金门侨报》写一篇杂文，谈谈他对当前时局的感想。这是他要写的第一篇文章。这些天来，他日思夜想，茶饭不思，脑海里就为这个事翻腾不已。最近，他在唐人街一份中文日报上读到一则广告，是“三字头”（华侨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简称）诱唆华人向该局告密华人当中的所谓亲中分子的。他读了很生气，也感到一阵子



莫名的悚然，像一股寒流侵袭他的全身。他想以这个事件写一篇杂文，反映当前美国的政治气候。

他无法集中精神，只好站起身，离开书桌，躺在书桌旁边的单人床上，呆呆地瞪着天花板。他的思想此刻也像太平洋的狂潮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波接着一波地冲击着，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种震撼性的感觉，这使他一时无法平静下来，他甚至分不清楚这是突然袭来的惶恐呢，还是压抑不住的愤怒。天花板上的微弱的灯影，仿佛银幕所映射的画面似的一幅一幅出现在他的眼前，把他的眼睛弄得模糊起来。他突然感觉自己被困在一艘轮船上，好像1948年早春他跟他父亲乘坐的那艘米格将军邮轮，在太平洋遇到狂风暴雨、险象环生地破浪前进的感觉一样。他当年虽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然而，在他离开家乡之前那一段战火纷飞、饥寒交迫的日子，却已经把他过早地锻炼成一个愈加成熟的少年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梦想。米格将军邮轮就是要送他到那个他自小梦寐以求的美丽的自由乐土，这就是美国。爷爷来过，爸爸来过，来寻找他们的美国梦。但是什么是他们的美国梦，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找到。他们只晓得当牛当马，长期忍受着被人歧视的屈辱，只要能让家里的妻儿子女不挨饿就很心满意足了。现在他也来了，继续寻找这个他也不甚了了的美国梦，他只知道这个梦一天没有破灭，他就一天不会放弃。他虽然常常处于诚惶诚恐的心绪中，却仍要勇敢地顶着随时随刻刮起的风浪。他记得当年米格轮上的寻梦者，许多都受不了风浪的折磨，他们又呕又吐的，脸色难看极了，仿佛人还没能到达他们所追求的乐土，就已经死去半截了。

狂潮

但是他很倔强，像他在童年时面对日本杀戮者那样倔强，像面对饥饿和死亡那样倔强。他天天跟一个叫徐风的留学生在船上的娱乐室学打乒乓球，球桌随着海浪上下颠簸、左右移动，他和徐风也跟着球桌移动奔跑。余念祖想着想着，禁不住从心底里露出骄傲的微笑。

此刻，他回到现实中来。他把目光转移到书桌上。所谓书桌，其实是他在唐人街一间杂货店门外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四个木箱子摞叠而成的，箱面平放一块木板当书桌，也是饭桌和茶几；一个箱肚子则是用作书架，里面放着巴金的《灭亡》、《新生》和《家》、《春》、《秋》；茅盾的《蚀》和《虹》；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还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和《我的大学》。这是他到了新大陆之后最爱不释手的书。有两本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有些是绿原书店的老板和黎浩然送的。他把这些书看做是他的最珍贵的精神食粮。他觉得每次翻阅这些书，一个陌生的世界就会展现在他的眼前，书里的人物的命运触动了他的感官，他就和他们发生了一种自然的联系，他就会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而跃动，他渴望了解他们，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他就是这样醉心于书的海洋中。房里另外三个箱子里面放着炊具、热水壶、容器、碗碟和筷子，都是赵子常和他的妻子丽华送的；睡床是余锦棠送的，因为他没有把家里的床搬来。他告诉爸爸有时会回家过夜，不想让爸爸感到儿子离家出走而伤心，然而他却为自己无法与爸爸沟通而感到难堪与内疚。

他搬来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这是唐人街里最残旧不堪



狂潮

的一间公寓。租金低廉，每月只需十五美元，住在里面的全是单身汉，以中老年底层华人劳工居多。余念祖是下了很大决心才与他父亲分居的。他不愿意天天跟父亲吵架，可是他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结果他跟父亲吵架又是无可避免的。他自心底里明白父亲是为他好，但他没法答应父亲的要求——离开“青联”，离开他的朋友。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这样做他便什么都没有了，他会感到生命走到尽头；尽管他也意识到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有多大的艰难险阻，但在他的年轻的心灵深处，他坚信自己没有走错，坚信前面不是一座萧索阴森的坟墓，而是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他却为自己没能让父亲了解他而感到痛苦难熬。这会儿，他的思潮汹涌澎湃，像决堤的洪水般冲出这狭窄的陋室，涌向唐人街的人流中去。在这仲夏的傍晚时分，太阳仍然高挂天空，它的光和热覆盖大地，烘暖了整个华埠。站在窗前凝望街外的余念祖，可以隐隐约约听见老黄伯的低沉浑厚的卖报声：“《金门侨报》，《金门侨报》……”他的思绪又不自觉地回到两年前在华埠华裔联合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情景了。那天晚上，数十名受人唆使的歹徒，扰乱了会场，打伤了庆祝会的组织者。翌日，整个华埠贴满了“黑名单”，威胁要“肃清”黑名单上的人物。跟着，老黄伯也遭暴徒打伤住院。这就是震撼全美国的“华联会事件”。旧金山华埠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余念祖曾自告奋勇，拉了他的黑朋友占美和几个黑兄弟当保镖，接手继续卖《金门侨报》，直至老黄伯伤愈出院。

正是“华联会事件”，使余念祖和他父亲大吵了一场。

他父亲被这个事件吓呆了。他谴责儿子不知好歹，他更担心儿子的安全。

“你千万不要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要老跟余锦棠和‘青联’那些人在一起了。”他告诫儿子。

“他们不都是你的朋友吗？”念祖对父亲的话很反感，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怕成这个样子，便又说，“你怕与他们为伍，但你不能阻止我和他们做朋友。”

余荣祖听了儿子这话很生气。他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他在儿子面前除了显得恼怒和怯懦之外，他似乎找不到足以说服儿子的任何理由。父子俩最终总是不欢而散。

“你这样下去会大祸临头的！”余荣祖对儿子说。

“不管怎样，我会面对现实！”念祖说。

“面对现实？你也懂得现实？你知道现实是什么吗？”余荣祖忿忿地质问儿子，其实他是知道儿子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为同样的事情争吵过了。所以他不等儿子的回答便说：“现实是我们身处异邦，我们要规规矩矩地做人，不可惹是生非，自寻烦恼，自招恶果！”

当日念祖没有跟父亲争辩下去，他匆匆离家，独个儿在唐人街瞎逛。他在街边的电灯柱上偶然看见一块单人房出租的招贴，便决定按址前往查询。当晚他就趁父亲上班未归，在家里留下条子，告诉父亲他搬出来住了。

这会儿，念祖站在窗前，听到老黄伯那低沉而浑厚的卖报声，感到格外亲切，他由衷地敬佩这位老人不畏强暴的正义风骨。他也想起了父亲对他说的话，他觉得父亲同黄伯这

狂潮

老人家相比，有多大的反差呀。

房里没有电视。他扭开手提收音机，调到专门播放华尔兹舞曲的频道。这手提收音机是锦棠伯的女儿海伦送给他的。他平时除了听音乐之外，最爱听的节目就是吴仲云和黎浩然每天为金声广播电台编写的时事报告了。但是自从“华联会事件”之后不久，他们这个节目便被停掉，改由别人负责了。他听了一会儿音乐，精神仍然无法集中，文章写不下去。他很想跑到街上与老黄伯聊聊天，也许他会从这个老人身上获得写作的灵感或启迪，却有人在敲门了。

2

“谁？”念祖把房门拉开，一个年轻貌美的白种女人站在他的面前。

“小伙子，想跟我乐乐吗？”这女人抓住念祖的一只手，使劲地在她那丰满的乳房上不停地揉搓。

念祖一时惊魂未定，女人已经走进房里来，“砰”一声把房门关上了。她扯开衬衣，露出她那两个像小白兔似的蹦跳着的乳房。念祖慌乱了，连声“No! No!”要把女人推出他的房间。

这间旧公寓，因为住的全是单身汉，不管白天黑夜，都有这种穿着冶艳、半裸上胸的女人到这里来楼上楼下地兜生

意，念祖早已见怪不怪了。他却偶然也为此煽起不安的情绪。这种神秘的发自体内的冲动，他渐渐地发觉最初是被茱莉所挑起的。他在美国这个异域过的第一个除夕夜，就是和茱莉一起度过的。那晚，他们在迎接新的一年欢呼中，茱莉紧紧地拥抱他，热烈地亲吻他。

他不想让这个女人破坏了他和茱莉这一美好的回忆。

女人既感到念祖的冲动，又同时意识到他坚拒的讯号，便慢慢扣好衬衣，微笑地对念祖说：“也许下一次我会好运一些！”

女人离开没多久，敲门声却又响起来了。

“走开！我不想见你！”余念祖厉声吆喝道。

“NJ，是我……茱莉！快开门！”

“茱莉？”怎么可能呢，念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NJ，真的是我。”茱莉焦急的声音，几有点近乎恳求的语气。

念祖轻轻把房门打开让茱莉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关门，茱莉已经扑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搂着他了。“我真怕见不到你呢！”茱莉哽咽地说。

念祖连忙把房门关上，让茱莉坐到他用木箱摞叠而成的书桌后的椅子上，自己则坐在床沿，因为房里没有椅子了。茱莉却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紧握着他的手说：“要是你不在房里，说不定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安静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余念祖诧异地问。没等茱莉回答，又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你还说呢，搬了家也不告诉我，问你爸他也不肯说，你

狂潮

是存心不想见我。是我费了很大的劲恳求占美告诉我的。”茱莉紧紧地挨着念祖，还用双手挽着他的臂膀，像怕他跑掉似的。念祖渐渐地开始有一种燥热的感觉。他站起身，坐到木箱桌后，摆弄着桌上那铅珠笔，却没准备要写什么，傻乎乎地问：“你有事找我？”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茱莉差点儿要哭出声来了，“我们要迁居纽约了。”

良久的静默。这静默使房里变得死寂。这死寂压迫着这两个年轻人，仿佛房里突然严重缺氧，使他们感到透不过气来。

念祖对这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茱莉在前年的除夕夜就曾向他提过她父亲哥顿医生有意接受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的聘请，举家迁居纽约。

“你怎么老不理我？”茱莉哭丧着脸说，“难道你不知道我……”

念祖没让她再说下去，他疾步走回床沿，用手捂着茱莉的嘴巴，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说。”

“为什么？”茱莉用双臂紧紧地搂着念祖的脖子，瞪着又大又圆的蓝眼睛，诧异地问。

“不为什么。”念祖心烦意乱地回答。他没能再说什么，茱莉的炽热的嘴唇已经像磁石一般吮住他的嘴唇了。念祖那积压已久的欲念再也抑制不住，他像疯了似的狂吻着茱莉。茱莉顺势躺在床上，让念祖压在她那早熟的丰满的胸脯上，让他的双手肆意抚摸揉搓，并从上而下在她的柔软的胴体上

自由地遨游……

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静止了，凝固了。

然而，在他们享受到极度快感并几乎全身抽搐的这一刹那，一种突然袭来的恐惧瞬间蔓延念祖的全身，竟使得他无法承受这种无形的压迫感。在最紧要的关头，念祖猛然把茱莉推开，站起身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走！我们到海边去！”

茱莉给念祖这一举动吓呆了。霍地用被子盖住已经半裸的胴体，“哇”的一声哭了。

“你不要我吗？”她不解地问。

“不！”念祖说，“不是不要，是……”

“那为什么？”她不满意念祖的回答。

“你不懂，我也说不明白。”念祖找不到适当的话可以解释他的感受。

念祖回到床沿，坐下来一边用拇指轻柔地替茱莉擦眼泪，一边在她的耳旁喁喁细语：“别这样，房里空气太浊闷，我们到海边吹吹风。你不是最喜欢听涛声的吗？”

“十七岁男孩子说话活像个五十岁的老头！”茱莉破涕为笑了。她缓缓地下床，整理好衣服，牵着念祖的手，说：“就听你的！”

念祖松了一口气，却陷进摸不透的情绪中，他实在是很想和茱莉在一起的。他喜欢和她在一起拥抱和热吻时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那种朦胧的浑然回荡的感觉，那种远离现实的烦嚣、飘荡于空间的感觉。然而他又惧怕这些难以甩掉的、复杂莫名的感觉。他此刻正处于这种亦喜亦惧的情绪中。他

狂潮

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他也明白茱莉需要什么，如果他决定让茱莉留下来，他们必然会得到他们都渴望得到的东西。但余念祖终于在关键时刻带茱莉离开了他的房间。

他们一起走到街外，沿着沙加缅度街一直往西行，漫步走上陡坡，经过都板街、男青年会、华人游乐场、宝塔巷……

宝塔巷是一条又短又窄的小巷。唐人街惟一的一个网球场就在巷边与沙加缅度街交界的一块空地上。每年劳工节，美国各地的华人排球队都聚集在宝塔巷举行一年一度的排球锦标赛。但这里的华人却称宝塔巷为香雅巷。有两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传说是从广东卖猪仔来到旧金山开采金矿、修筑铁路的华人在这里落籍之后，因为当年有一个德国化学师在宝塔巷开了一家香料店，芬芳四溢，华人便把宝塔巷改名香雅巷。另一个传说是孙中山当年来到旧金山筹募革命经费，在这里办了一份《少年中国晨报》，社址就设在宝塔巷。广东中山县又名香山县，华侨都说孙中山是从香山来的雅士，所以便把宝塔巷称香雅巷了。

念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似的向茱莉滔滔而谈。茱莉听得津津有味，管它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念祖说的她就认为很动听。

“你知道这条又窄又短的香雅巷，有什么东西闻名旧金山吗？”念祖问茱莉。

茱莉摇摇头，瞪着她那双亮晶晶的蓝眼睛，好奇地望着余念祖。她觉得挨在自己身边这个她所倾心的人，懂得的事情真多，别说地狭人稠的唐人街引人入胜的小掌故，即便世